2022年的春天，对于生活在上海的人来说一定是刻骨铭心的。奥密克戎来势汹汹，上海史无前例地按下暂停键。

来自上海虹口区同济居委的志愿者曹嫄在封控期每天为居民配药。摄影 / 李铭珅

封控在家数月，让许多人与周遭的社区工作人员有了更多交集。原本默默无闻的居委会一下子被推到台前。有人甚至说，那段时间的上海形成了一个怪圈，好像“样样事体找居委”，他们因此成了被骂得最“凶”的一群人。

但这并不代表每个人就此真的了解了自家的居委会，毕竟防疫只是他们日常工作的其中一项而已。

他们平时到底在忙些什么？是时候，重新认识居委会了。唯有此，才能更好地认识，上海社区治理的难点与痛点。

双重属性

7 月 18 日下午，记者在虹口区香港丽园再次见到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刘苗。他刚刚骑着助动车从街道回到办公室。还没等他坐下，同事就递过来一份名单。当天是虹口区那一周核酸“三天两筛”的第一筛，各个点位的安排和人员的调配等相关事宜都等着刘苗拍板。在另一间房间内，工作人员正在整理晚上要用到的核酸采样管，一包包黄色袋子被整齐摆放在工作桌上。

疫情期间，刘苗曾因一段与医护人员的录音火遍全网，被大家称作“哭了的书记”。

“现在每天居委干部都不怎么看到我，因为我基本不在办公室。”刘苗在接受《新民周刊》采访时表示，自从 6 月 1 日回归常态化防疫后，一方面核酸筛查等防疫工作仍不能松懈，另一方面居委会的其他工作也要照常开展，“我一般早晚都会在小区里巡查，中间会穿插一些电话上和做台账的工作。但凡有空我就会去社区里转一转或进行走访”。

通过走访，刘苗说，不仅可以及时掌握居民们的心理动态和现实需求，还能在交流中随机宣传居委会正在开展的一些工作。至于巡查小区，刘苗解释道：“比方说，我早上看到小区花坛边扔了一包垃圾，我不会马上批评保洁，可能当天第一次打扫还没有完成。给他们一点时间，当我再去看的时候，如果垃圾还在，那我就要找他们谈话了。”

就在这天上午，刘苗还跟着保洁员一起去打扫了小区的车库。“如果认为搞卫生就是保洁的活儿，那久而久之，他们只是为了工作而工作，没有荣誉感和归属感。但我书记或者其他